

24

再次上山



作者 辰光

崔德贵的弟弟知道这是要给嫂子留出时间，赶忙和范锋离开了办公室。而崔德贵的老婆连忙从自己随身背的大包里拿出两个硕大的档案袋：“两位辛苦了，大老远地到这个穷山沟里来，连杯水也不喝，我们哪里过意得去，这是一点小小的心意，你们二位一定要收下！”

江天养把档案袋拿在手里掂量了一下，随手丢了回去。刘东海则始终严肃地看着桌子上的档案袋：“多少啊？”崔德贵的老婆急忙陪着笑脸：“就是一点辛苦钱，一人十万。”

刘东海撇了一下嘴，看了一眼江天养：“兄弟，你道儿远，你定。”

江天养没说话，看了看墙上的时钟说：“那是该走了吧！我也出来两天了，回单位还要汇报呢。”崔德贵的老婆一听对方不收，慌了手脚，急忙又从大包里拿出另外两个档案袋：“两位领导一定要给我们这个面子，水不喝，饭不吃，就这么走，我们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啊！”在沉寂了将近半分钟后，刘东海终于又说话了：“老江，我看也就这样吧。”随后他把装钱的档案袋往腋下一夹，又把另外两个推给了江天养。

“江湖险恶，整点就撤！”江天养边说边拿起档案袋塞进了随身的采访包里，起身往门口走去。一直趴在门口偷听的范锋和崔德贵的弟弟终于长出了一口气，赶忙推门进来，殷勤地把江天养和刘东海送出门来，并且一路送到停车场。

热情地告别之后，看着刘东海的车离开了安监局的大院，范锋回头对崔德贵的弟弟说：“这两小子就是跑来弄钱呢，我一点也没看错。”

崔德贵的弟弟点头称是。范锋用手指做了个点钱的手势，问崔德贵的

弟弟：“关于我那部分，你哥哥和你说了吧？”

崔德贵的弟弟急忙点头：“说了说了，在楼上我嫂子那里呢。”

车子离开安监局后，一直向着S市的方向跑了十多公里才停下。

“怎么样？都录下来了吗？”刘东海问江天养。

江天养没有说话，从采访包里拿出了偷拍摄像机，又打开笔记本电脑，把摄像机连接到了电脑上。很快，从他们进入范锋办公室开始的画面就全部出现在了屏幕上。

“现在起码咱俩能说清楚了，不是咱们敲诈，是他们心虚，主动贿赂记者。”刘东海笑着打开了档案袋，里面是成捆的百元大钞。

“接下来咱们干什么？回去发稿子？”刘东海问。

“不，不急，我还想再去一次现场。”江天养坚定地说。

“还去干什么啊！”刘东海有些着急，“咱们已经勘察过现场，还从现场找到那么多的证据。并且那个炼煤的人你也录了音，证实是矿工遇难。最关键的是我们还见到了矿主，如果没有人员伤亡，哪个傻瓜愿意拿40万来掩盖一场没有伤亡的事故啊！”

“你先别着急，咱们再去转一圈，也算让我解解心疑。”江天养也收起了一贯的微笑。

“那好，随你！”刘东海没再坚持，开始调头往赵家山的方向开去。

车子回到赵家山后，刘东海没有再下车，吹着暖风开始抽烟，让江天养一个人背着采访包独自上了山。

江天养在昨天勘察过的现场又仔细地搜索着，用了四五个小时把整个现场的积雪几乎全部翻了一遍，但还是一无所获。

“怎么样？什么都没有吧？”见到江天养回来，刘东海用一种几乎是调侃的语调说。

接过刘东海递过来的矿泉水，江天养感觉到自己身上已经开始有些发抖，“我都快饿疯了，咱们就近找个小饭馆先祭奠一下五脏庙吧，有糖吗？我有点低血糖。”

车往前开了没有多远，在公路边出现了一个小饭馆。

这是那种在国道边经常可以见到的饭馆，虽然不大，但还算干净。胖胖的老板兼任着厨师，老板娘则负责打杂和跑堂。

由于才下午四点多，所以饭馆里几乎没有什么客人。

“二位吃点什么？”老板娘热情地上来招呼。

谁锁上了孩子的心门

5

每一个做家长的，都应该问问自己——我的孩子，我是否真正了解呢？或许，你的嘴角会漾起一丝苦笑：唉，这孩子，越来越大了，心思还真真是难以琢磨呢！

这样的情况实在太普遍了——有多少父母爱孩子，却不了解自己的孩子呀！

为什么，我们的父母天天和孩子吃、住在同一个空间里，却距离孩子的内心世界这么远？

或许你是一个中学生的父亲或母亲，正在为自己无法了解孩子的内心而苦恼。是的，尽管你做了种种努力，但依旧感到与孩子之间有那么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。

没错，这就是代沟。时代不同了，背景不同了，父母却没有与时俱进，顽固地用自己曾经的生活经历、心理感受去解释孩子，这就如同把自己认为舒服的鞋硬套在孩子的脚上一样，会遭到激烈的反抗。必然的结果是——你不会被孩子列在知心贴意的人的名单里。经验使他们认为：遇到困难，即使憋在心里让自己痛苦，也比向父母说出来麻烦少。

田梓的父母都是公务员。从孩子出生那天起，他们就给自己的孩子订出“考清华大学”的规划。孩子小学期间表现得很出色，让父母很满意，理想的风帆继续鼓胀得满满的。然而初中之后，孩子的学习能力日渐减退，父母急火攻心，三天两头找老师询问原因，并加紧了对儿子日常行为的监视，不允许孩子在学校出错。他们认为，这样就可以让儿子重新回到奔向清华大学的轨道。没想到，儿子的成绩没见长进，原先开朗的性格却渐行渐远，话越来越少，直至见父母如同陌生人，一言不发。父母百思不得其解，尽管性急的父亲大声咆哮要儿子说话，可儿子无动于衷。直到高三报考学校专业时，父母过高的期望终于引爆了儿子长期埋在内心的积怨。从来以沉默回应父母的田梓出人意料地大声喊道：“我就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，你们为什么从小就非逼着我考清华，上重点？我已经让你们压得喘不过气来……”

父母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才了，太担心孩子在外面出错了。如果他们知道孩子在学校里的表现不那么出色，不被老师关注和表扬，他们会将眼前和未来联系起来，极为苦涩地联想很多、很远，以致寝食难安。如果父母听到孩子被学校老师或其他什么人否定，则会比自己遭受否定更难受，然后



作者 钟琴

会用情绪的放大镜不断加大倍数地预测后果，以致看得糟糕至极。在异常苦恼的情绪促动下，他们会急切地追问孩子：“你真的是这样吗？怎么会这样？”孩子面对父母变形的面孔和颤抖的声音，知道任自己怎么解释都没用——父母的心里早已有了一个定型的见解，他们会死死地围绕这个见解来不断质询和审判你，最后的目的就是要证明他们的见解，直到忍无可忍了，孩子才会说：“我说什么你们也不会相信，你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！”说了没用，不说比说更安全——这是父母“告诉”孩子的。

不错，纵观历史，放眼中外，确有人令人羡慕的早慧神童、才俊少年横空出世：莫扎特3岁会弹琴，6岁会作曲；美籍华人陶哲轩3岁半上小学，7岁自学微积分，8岁上中学，24岁在美国做大学教授；埃及小穆罕默德在5岁时就已经成为埃及大学的学生……

对此，我们可以羡慕，可以崇拜，但并不意味着你就有了对孩子要求的合理参照，不等于你就有了自己的孩子也能照此成才的依据——毕竟，神童在人群中是凤毛麟角。

虽然不敢奢望自己的孩子成为神童，但仍然有很多父母在盼望着自己的孩子成为“人尖子”。孩子年纪越小，父母的期望值越高。孩子刚上小学，家长就会想：“我的孩子在班上能不能考第一名、第二名呢？”孩子上初中：“我这个孩子一定要考上重点高中！”上了重点高中：“我一定要让他上最好的大学！”

副刊

电话：65233688

洛阳网 www.lyd.com.cn

买车看车，上洛阳网汽车频道，信息真实，最具参考价值